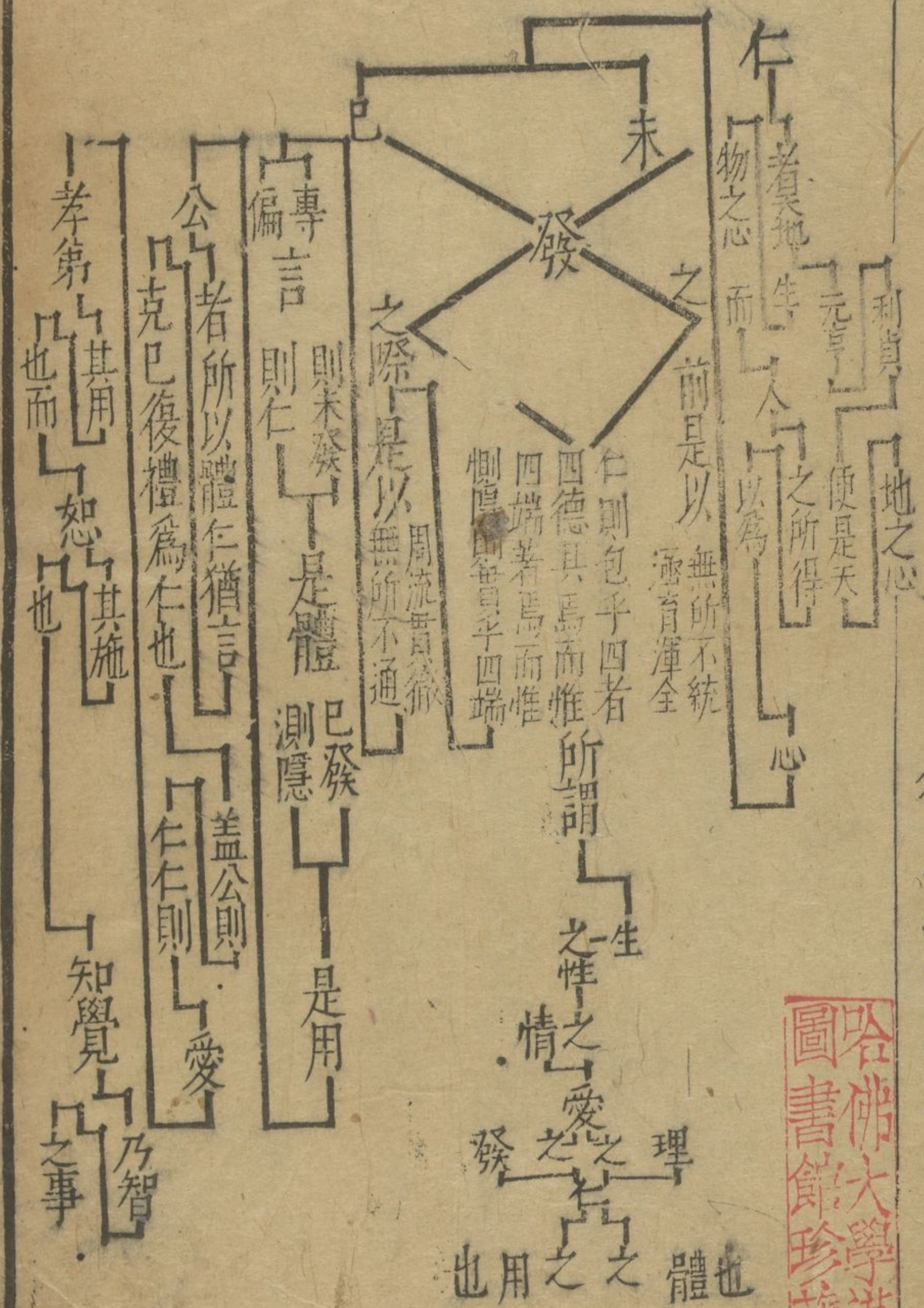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11 1941

圖書編卷之七十六

朱子仁說圖



南昌後學章潢本清甫編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圖書編卷之七十六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信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逝。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

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為仁者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為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之體者矣

陳淵問楊

龜山曰萬物與我為一其仁之體乎曰然

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

仁之名者矣

上蔡謝氏曰心有所覺謂之仁仁則心與事為一草木五穀之實謂之仁取名於生

也生則有所覺矣四體之偏痺之不知覺則必矣事有感而之以喜怒哀樂於以酬酢萬變者非知覺不能也身與事接而心漠然不省者與四體不仁無異也然則不仁者雖生無以異於死雖有心亦鄰於無心雖有四體亦弗為吾用也故視而弗見聽而弗聞食而不知其味此善學者所以急急於求仁也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為一

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為體之直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眾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為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

皇迫躁而無沉潜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云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予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古今言仁考

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書曰民罔常懷懷於有仁

禮記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有天下一人而已矣

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于仁者不亦難乎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歟而後已

大學傳曰此謂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中庸曰脩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力行近乎仁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智者利仁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魯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周佞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書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

棄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成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
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
見蹈仁而死者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
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
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此于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
焉

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曾子曰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
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欲仁而得仁又焉貪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大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耻爲役由弓人而耻爲弓矢人而耻爲矢也如耻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

四體今惡於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蓄樂其所以

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

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

自伐而後人伐之大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

活此之謂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

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

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

蹈之手之舞之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正路而不由放其心而

不知求哀哉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

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

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

圖書經 卷十一
飯流歆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程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又曰非仁則無以見天地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我也知其皆我何所不盡不能有諸已則其與天地萬物豈特相去千萬而已哉自古不曾有人解仁字之義湏是道與他分別出五常若只是蕪體却只有四也且譬一身仁頭也其他四端手足也至如易雖言元者善之長然亦湏通四德以言之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爲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

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仁者必愛指愛為仁則不可。不仁者無所知覺指知覺為仁則不可。

觀物於靜中皆有春意切脉最可體仁。觀鷄雛此可

觀仁。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

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只為公則

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

仁之用也。人之一肢病不知痛癢謂之不仁。人之不

仁亦猶是也。蓋不知仁道之在己也。知仁道之在己而

由之乃仁也。視聽言動一於禮謂之仁。仁則一不

仁則二。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去不仁則仁存。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

栽培之意。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

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至仁則天地為一身而天

地之間品物萬形為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

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

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

貢以為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

為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

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

已。孟子云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

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醫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

張子曰：虛者仁之原，禮義者仁之用。虛則生仁，仁在理以成之。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龜山楊氏曰：論語言仁處，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為親切。

上蔡謝氏曰：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為仁。死者為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曰：此只是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是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可好。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為生也。經德不回，非干祿也。言語必信，非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為之，是為天之所為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為本，克己為本，克己復禮無私。

心焉則天矣

和靖尹氏曰鮑某嘗問伊川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川云愛人仁之事耳焯時侍坐歸因取論語中說仁事致思久之忽有所得遂見伊川請益曰某以仁惟公可盡之伊川沉思久之云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 謝焯嘗問學於伊川伊川云學之大無如仁汝謂仁是如何謝久之無入處一日再問愛人是仁否伊川云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謝收去焯因曰某謂仁者公而已矣伊川云何謂也焯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云非善涵養不易見得到

此

延平李氏曰答朱元晦書曰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說與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沉天理見則知仁矣如顏子仲弓之問聖人所以答之之語皆其切要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體通有無貫幽明無不包括與人指示於發用處求之也又曰仁者人也人之一體便是天理無所不備具若合而言之仁之名亡則渾是道理也來論以謂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

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擴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卽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爲此理唯人獨得之卽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又云須體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却無病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百行無往而非仁也此說大槩是然細推之却似不曾體認得伊州所謂理一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着力也謝上蔡語錄云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段若於此不下工夫令透徹卽何緣見得本源毫髮之分殊哉若於此不了了卽體用不能兼舉矣此正是本源體用兼舉處人道之立正在於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仁義二字正如立天道之陰陽立地道之柔剛皆包攝在此一字爾大抵學者多爲私欲所昏故

用力不精不見其效若欲於此進步須把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之泥滓漸漸消去方可不然亦足是說也更熟思之

朱子曰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爲衆善之長也

仁是根愛是苗不可便喚苗做根然而這箇苗却定是從那根上來

問仁者愛之理曰這一句只將心性情看便分明一身之中渾然自有箇主宰者心也有仁義禮智則是性發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則是情惻隱愛也仁之端也仁是體愛是用又曰愛之理愛自仁出也然亦不可離了愛去說仁問韓愈博愛之謂仁曰是指情爲性了問周子說愛曰仁與博愛之說如何曰愛曰仁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便是把博愛做仁了終不同

問周子窓前草不除去卽是謂生意與自家一般曰他

也只是偶然見與自家意思相契又問橫渠驢鳴是天機自動意思曰固是他也是偶然見他如此如謂草與自家意一般木葉便不與自家意思一般乎如驢鳴與自家呼喚一般馬鳴便不與自家一般乎問程子觀天地生物氣象也是如此曰他也只是偶然見如此便說出來示人而今不成只管去守着生物氣象

問聖賢言仁有專指體而言者有包體用而言者曰仁對義禮智言之則為體專言之則兼體用

以心之德而專言之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以愛之理而偏言之則仁便是體惻隱是用

南軒張氏曰仁者天下之正理此言仁乃天下之正理也天下之正理而體之於人所謂仁也若一毫之偏則失其正理而為不仁矣

勉齋黃氏曰仁包四者包字須看得出嘗記朱先生未發則有仁義禮智之性而仁則包四德已發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而惻隱則貫四端貫字如一箇物串在四箇物裏面過包字如四箇物都合在一箇物裏面

北溪陳氏曰仁道甚廣大精微可以用處只為愛而發見之端為惻隱又曰仁是此心生理全處常生生不息

故其端緒方從心中萌動發出來自是惻然有隱由惻
隱而充及到那物上遂成愛故仁乃是愛之根而惻隱
則根之萌芽而愛則又萌芽之長茂已成者也觀此則
仁着愛之理愛者仁之用自可見得脉絡相關處矣

孔門教人求仁爲大只專言仁以仁包萬善能仁則萬
善在其中矣至孟子乃兼仁義對言之猶四時之陰陽
也自孔門後人都不識仁漢人只把做恩愛認是又
大泥了愛人就上起樓起閣將仁看得全粗了故韓子
遂以博愛爲仁至程子始分別得明白謂仁是性愛是
情然自程子此言一出門人又將愛全掉了一向求高
遠去不知仁是爲愛之性愛是仁之情愛雖不可

仁而仁亦豈能離得愛上蔡遂專以知覺言仁夫仁者
固能知覺謂知覺爲仁則不可若轉一步看知覺純是
理便是仁也龜山又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體夫仁者
固能與萬物爲一體謂萬物爲一爲仁則不可此乃是
仁之量若能轉來看只於與物爲一之前徹表裏純是
天理流行無間便是仁也呂氏克己銘又欲克去有己
須與物合爲一體方爲仁認得仁都曠蕩在外了於我
都無統攝必已與物對時方下得克己工夫若平居獨
處不與物對時工夫便無可下手處可謂疎闊之甚據

其實也。如何得與物合一，洞然八方，如何得皆在我闥之內。此不過只是想像箇仁中，大抵氣象如此耳。仁實何在焉。殊失向來孔顏傳授心法本旨。其他門人又淺，皆無有說得親切者。仁有以理言者，有以心言者，有以事言者，以理言則只是此心全体天理之公，如文公所謂心之德愛之理，此是以理言者也。心之德乃專言而其體愛之理乃偏言而其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亦以理言者也。以心言則知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間之也。如夫子稱回心三月不違仁，程子謂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及雍也不知其仁，等類皆是以心言者也。以言言則只是當理而無私心之謂。如夷齊求仁而得仁，殷有三仁，及子文之忠，文子之清，皆未知焉。得仁等類是也。若以用工言則只是去人欲復天理，以全其本心之德而已矣。如夫子當時答群弟子問仁，雖各隨其才質病痛之不同，而其旨意所歸大槩不越乎此。

西山真氏曰：仁之一字，從古無訓。且如義訓宜，禮訓理，又訓履，智訓知，皆可以一字名其義。惟仁不可以一字訓。孟子曰：仁者人也，亦只是言仁者乃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亦不是以人訓仁。蓋緣仁之道大包五常，貫萬善。

所以不可以一言盡之自漢以後儒者只將愛字說仁
殊不知仁固主乎愛然愛不足以盡仁孟子曰惻隱之
心仁之端也惻隱者此心惻然有隱卽所謂愛也然只
是仁之發端而已韓文公言博愛之謂仁程先生非之
以爲仁自是性愛自是情以愛爲仁是以情爲性也至
哉言乎朱文公先生始以愛之理心之德六字形容之
所謂愛之理者言仁非止乎愛乃愛之理也蓋以體言
之則仁之道大無所不包發而爲用則主乎愛仁者愛
之體也愛者仁之用也愛者如見赤子入井而惻然欲
有以救之以至於憐憫惻惜慈祥恩惠愛之謂也性中旣
有仁發出來便是愛如根上發出苗以苗爲出於根則
可以苗便爲根則不可以愛出於仁則可以愛便作仁
則不可故文公以愛之理三字言之方說得盡又曰心
之德何也蓋心者此身之主而其理則得於天仁義禮
智皆此心之德而仁又爲五常之本如元亨利貞皆乾
之德而元獨爲四德之長天之元卽人之仁也元爲天
之全德故仁亦爲人心之全德然仁之所以爲心之德
者正以主乎愛故也仁所以能愛者蓋天地以生物爲
心而人得之以爲心是以主乎愛也愛之理心之德六
字之義乃先儒所未發而朱文公始發之其有功於學

者至矣。可深味之。

魯齋許氏曰：仁爲四德之長，元者善之長，前人訓元爲廣大，直是有理，心曾不廣大，安能愛敬，安能教思，容保民無疆。

臨川吳氏曰：天之爲天也，元而已；人之爲人也，仁而已。四序一元也，五常一仁也。人之有仁，如木之有本，木有本，榦枝所由生也。人有仁，萬善所由出也。人而賊其仁，猶木戕其本也。木無本，則其枝瘁而榦枯；人不仁，則其心死而身雖生也。奚取。

敬軒薛先生曰：念慮一毫雜妄，卽非仁，便當克去。

西銘自乾父坤母，至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一節皆狀仁之體，自于時保之，至沒吾寧也，皆求仁之方。

只是循天理，便有序而和，故仁者禮樂之本也。

陽明王先生曰：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明明德，雖親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卽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盡處。

樂是心之本體，仁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訴合和暢，原無間隔。來書謂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但爲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處也。時習者，求復此心之本體也。悅則本體漸復矣。朋來則全體

之訴合和暢充周無間本體之訴合和暢本來如是初未嘗有所增也就使無朋來而天下莫我知焉亦未嘗有所減也

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体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

陽明子曰大人者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鰥鰥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與草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

惜之心焉是其仁與瓦石而爲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中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中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圯顛無所不爲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中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故大人之學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

仁總論

學莫要於求仁論語二十篇聖賢問答莫非求仁之方而仁之所以爲仁聖人且罕言之矣仁豈易識哉昔之人有以愛與公與覺言仁者皆不足以盡仁也朱子則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所得以爲心者也惟其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知而仁無所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用爲萬善之

亦既詳矣。獨孔子曰：仁者人也。孟子亦曰：仁也者人也。說仁者，曾有親切簡明如孔孟者乎？但不識人之所以爲人，其何以識仁也？是故天地網緼萬物化醇，惟人也。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獨得其秀而最靈者焉。精氣爲物，形之謂也；游魂爲變，神之謂也。形神渾合，活潑潑地，人之謂也。故細觀人之一身，外而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以及爪髮之細，內而髓精血液五臟六腑，以及神氣之靈，統同而融會爲一身焉。此身自頂及踵，周流貫徹，生生不息，故耳聽目視，手持足行，臟腑之運化，經絡之管攝，血脈之流注，雖各一其職而聯絡以共成一體，無毫釐隔礙。此其所以爲活人者，何也？仁也。無故傷其肢體，拔一髮，斷一爪，卽痛徹渾身，此心有不忍焉。無尺寸之膚不愛，無尺寸之膚不自知覺者，何也？仁也。卽六尺之軀爲一元之會，四端萬善悉從此出人者，仁也不信然哉！斯人也。設病痿痺，則手足吾之手足也，痛癢若不相關，便爲不仁之人矣。知痿痺爲不仁，則仁卽人也。斷可識矣。一人如是，人人皆然，人固如是，大而天地微而萬物亦莫不然，所謂視天下爲一家，中國猶一人，天地萬物爲一體者，非以仁爲美而有意以爲之也。乾父坤母，民胞物與，混混沌沌，本同一氣，無有間隔，故

不獨骨肉至親恩愛淡洽如手足之衛頭目腹心之顧
四肢一或觸之自然萌動此裏自有不容已者觀其遇
孺子入井而倏然惻隱遇鳥獸哀鳴齧棘而倏然憐憫
遇草木摧折而倏然矜恤遇瓦石毀裂而倏然顧惜雖
由親及疎不無差等而不忍之心則一而已矣故曰人
皆有不忍人之心未發而謂之體謂爲愛之理發而謂
之用謂爲愛之施統而言之人之心也猶元亨利貞統
之爲乾元坤元大生廣生而天地之大德曰生是也惟
其人人同此仁體所以孩提之童不學不慮莫不知愛
其親者此也所以大人與天地合德其要只在不失赤
子之心者此也所以慈母不待學而後嫁自能保養赤
子者此也所以八荒我闔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
人而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者此也所以萬物皆備
於我而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者此也所以形色天性而踐形惟肖骨肉都融與道合
真而爲天下之完人者此也否則一或不仁不特隔形
體分汝我視至戚若仇讎甚則縱耳目之欲雖毀傷軀
命而不顧自暴自棄雖有仁者亦無如之何矣雖然人
特弗之思耳彼一肢一節或痿痺不仁則不遠秦楚之
路必求良醫以自療治而渾身麻木不知痛癢乃不思

求明師爲之鍼砭其惻隱之心安在哉知所以惻憫孺子鳥獸草木以及瓦石而忘自惻焉胡爲乎不自愛也不自覺也不能公此身于天地萬物中而自戕其生生之真機也人之甘心不仁一至此哉噫孔子之爲人也發憤不猷故中心安仁回之爲人也竭才服膺故不違仁善乎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也不亦遠乎此萬世爲人之極則也後儒止以公理視仁不教人以人道自盡天下鮮仁誰之咎哉

道

古今言道總考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書洪範篇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

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子夏曰：君子學以致其道。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中庸曰：率性之謂道。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君子之

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鸞鳴於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

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夫道一而已矣。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蕪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

人也。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

知其道者衆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知也。

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

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

他達之天下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

百也。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

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

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

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孟子曰。仁也者。人也。

合而言之道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

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

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則無邪慝矣。

董子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復進。邪說滅熄，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韓子原道篇略曰：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又曰：古之爲民者四，士農工商今之爲民

者六

四民之外
又有釋老

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

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又曰：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又曰：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今也

圖書統 卷七十一 三十一
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
夷也又曰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
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于已無待於外之
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
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
室其食粟米果菜魚肉其爲道易明而爲教易行也曰
斯道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
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
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
軻之歿不得其傳焉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周子曰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
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 聖人
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
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 天地間至尊者
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
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
得也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
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程子曰道未始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爲天道在地則
爲地道在人則爲人道 天之自然謂之天道 繫辭

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其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或者以清虛一大為天道此乃以器而言非道也

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 書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冲

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木有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要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使如稿木心使如灰灰豈有直做牆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灰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稿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今既如稿木灰灰則却於何處有事

張子曰大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性纏縕相盪勝肩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

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于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坤不如野馬網緼不足謂之大和語道者知此謂之道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雜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人知道爲自然而未識自然之爲體

邵子曰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形人由道而行天地人物則異也其于由道一也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于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 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間能

安分不如循理三字

安分則謂之道不能安分謂之非道顯諸仁者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 天地之道備於人萬物之道備於身衆妙之道備於神天下之能事畢矣

藍田呂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也

上蔡謝氏曰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

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

和靖尹氏謂呂堅中曰吾道甚平易明白須行到無內外無思慮方得

五峰胡氏曰道者體用之總名仁其體義其用合體與用斯為道矣 堯舜禹湯文王仲尼之道天地中和之至非有取而後為之者也是以周乎萬物通乎無窮日用而不可離也 道不能無物而自道物不能無道而自物道之有物猶風之有動水之有流也夫孰得而問之故離物求道者妄而已矣 朱子曰這道浩浩無窮聖人之道如饑渴飲食道之常存初非人所能與只是

秋人作壞
自是於或
不得但
極泰來其
不容易但
恐壞而又
壞何所處
止

此箇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被人作壞終殄

滅他不得 鸞飛魚躍道體隨處發見 天高地下人

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柔剛是則

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

莫大於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入倫天理之至

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刻息據

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

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

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

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

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
養者養此而已 學者去求道不是外面添聖人之教
人亦不是強人分外做

樂庵李氏曰道非事不形非道不行 道一而已而以
修身爲本自修身以及於治國平天下皆是也

南軒張氏曰道者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
乎萬物者也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有間斷聖人
盡之亦非有所增益也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立則
俱立達則俱達蓋公天下之理非有我之得私此仁之
道所以爲大而命之理所以爲微也 當其可卽是道

蓋事事物物之間道無往而不存然無適而不爲中也
陸子曰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不遇而
四時不忒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古人所以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道遍滿天下無些少空
缺四端萬善皆天之所予不勞人粧點但是人自有病
與他間隔了 事外無道道外無事

東萊呂氏曰夫道非窮天以爲高非極地以爲深人所
性之中固有之矣其體則純而不雜其用則施之無方
草廬吳氏曰道在天地間猶水之在大海道之中有人
猶水之有器浸灌此器者水也納受此水者器也水中

之器或沉或浮而器中之水或出或入器與水未合也
水在器中凝而爲冰則器與水合不相離而水爲器所
有矣人之於道猶器與水是也有以凝之則道在我無
以凝之則道自道我自我道豈我之有哉
困知記曰程伯子嘗歷舉繫辭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
下者謂之器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一陰一陽之謂道數語乃從而申
之曰陰陽亦形而下者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
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學者試以此
言潛玩精思久久自當有見

道總論

道一而已矣在天爲陰陽在地爲柔剛在人爲仁義其
道一也是道也統攝三才流行萬化自一息至不可終
窮自一毫至不可限量悉由之以綱維而主宰焉世有
治亂道不因之以污隆人有聖狂道不因之而增損雖
罹秦坑焚之慘而道如故也然由秦以降志道者率病
于多岐何哉韓子曰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
三其教既三從事于其教者安得不岐而三之哉孔子
繫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統天地造化言之也程伯
子謂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

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信乎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卽道道卽器也故下文卽舉繼善成性而仁知不可偏藏用顯仁而德業所畢備言道者斯其準矣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所謂道之大原出于天是也下文卽曰修道之謂教又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孟子亦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皆此意也可見仁義人之性也言立人之道舉性之仁義無餘蘊矣何也日月星辰雨風露雷成象於天

者萬有不齊而立天之道陰陽盡之矣水火山川土石草木成形於地者萬有不齊而立地之道剛柔盡之矣君臣父子男女飲食體備於人者萬有不齊而立人之道獨不盡於仁義乎哉况舉仁義已該夫陰陽剛柔此道之所以一也孔子孟而下惟韓子原道亦自仁義言之雖指博愛以名仁遺格致以言大學而以仁義言道則確有定見曰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商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菓蔬魚肉其道易明其教易行也又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

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
 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歿不得
 其傳焉觀其前舉又法居食若不過斯道之粗迹後叙
 堯舜相傳又莫窺斯道之淵微而其源一本諸仁義之
 德古今論道莫詳于斯矣何後之名道者各一其辭云
 動而正焉之謂道云變通之謂道云自理言之謂之道
 云大和所謂道云當其可即是道云由氣化有道之名
 云道者體用之總名云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卽其言非
 不各有攸當終不若韓子原道只自仁義言之較親切
 著明惟特確遵孔孟遺訓人人皆可與知而與能焉使

其言一定不易卽此可以閑先聖之道可以放淫詞息
 邪說距詖行而佛老之學不攻自破也惟儒家意見雜
 出各一其說故佛老之徒敢爲高論以乘之殆將率天
 下人盡歸之無爲無着虛寂湛靜而後謂之道也已蓋
 觀其言乎曰道可道非常道曰道之爲物爲恍爲惚曰
 至道之精杳杳冥冥曰道自虛無生一焉此非老氏家
 之言乎曰道無方體隨緣自在曰道越三空不可思議
 曰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曰如來自在力無量劫難遇若
 生一念信速登無上道此非佛氏家之言乎是其教各
 以虛寂爲宗則學其道者不得不脫離父兄妻子以求

其所謂虛所謂寂而與聖人仁義之教視之皆恩愛坑
塹恐遠之不暇矣雖然道之得名謂共由之路也南之
粵北之燕莫不各有蕩平坦夷之途而聖人仁義之途
皆實地也在賢智者可俯而就在愚不肖者可企而及
雖愛親敬長百姓尚日用不知而盡性至命聖人豈能
舍此而他由哉此教之所以近易道之所以一也若二
氏既以虛寂認心性因以虛寂爲妙道曰旁日月挾宇
宙揮斤八極神氣不變曰究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
場周遍法界直欲縱步大空頓超三界如之何可同日
語也合而觀之道若大路人豈難知昔孟子于學仁學

義之偏者尚懼流弊至無君父今海內高明俊偉悉其
心無君無父之教是誠何心哉噫仁義充塞則率獸食
人人將相食莫此時爲甚故余于韓子原道深有取也

達道

中庸之道何道也天下無人外之道也天下無人外之
道又豈能遠人爲道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
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是道也費而隱微而顯雖聖人有
所不能盡實愚不肖可與知與能而爲夫人率性之常
也但仁智各一其見百姓日用不知所以有過有不及
而素隱行怪廢于半途此中庸不可能也孰知道本不

可離而人自離之哉。欲修道者，果知道不遠人，自造端夫婦，以至于臣、弟、友之倫，本之爲庸德之行，行而世爲天下法，本之爲庸言之謹，言而世爲天下則，脩道之教于茲立矣。然又謂和爲天下之達道，何也？喜怒哀樂，斯湏不能去身者也。人于日用內，而父子、兄弟、夫婦外，而君臣朋友，未有一日能相離者。應接間，其能斯湏離，喜怒哀樂之情乎？惟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則隨其所接，固盎然大和之克周也。使一有不和，則雖欲宜兄弟、樂妻孥、求父母之順也，難矣。安望其獲上而信友也？然亦非待喜怒哀樂之發，方知所節也。未發之謂中，夫固天命

之性，人之所以爲人者也。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正以時。時此未發之中，時時此天命之性，則喜怒哀樂自爾中節。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自莫不和。天地萬物自然位育，而四達不悖矣。是故謂之中庸者，一中以爲日用之常，達之天下，不可湏臾離也。譬木之根，水之源，其枝葉花實，固榮謝開落不常，而根自生生之不窮。其盈科放海，固波瀾流注不一，而源自混混之不竭。斯道達之天下，一由天性降衷者，以立其本。此所以無所不達，而爲率性之道也。特君子自戒懼中來，而中和位育，乃其常事。若無所忌憚，卽爲小人反中庸矣。雖然，人

知道不外乎倫矣。不知卽吾天命之性。人知道不外乎情矣。不知卽吾未發之中。此子思子所以必推本言之之意也。夫何中庸之道不明于後世。廼自以爲求道于天命之性。淵淵乎無聲無臭而已矣。謂父子兄弟爲假合之相。而必欲斷絕乎人倫。自以爲求道于未發之中。默默乎不覩不聞而已矣。謂喜怒哀樂爲恩愛之私。而必欲寂滅乎種性。道其所道。豈中庸不遠人之道哉。達之一身一家。且不能其何以達天下哉。故曰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又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性道總論

性道一也。人所固有。亦人人所各足。本不俟外求而後明。以其所固有各足者。證諸聖經。亦非無徵而不信。是故有先言道而後性者。有先言性而後道者。究其立言本旨。各有攸當也。後世乃岐性道而二之。老氏云道自虛無生。一氣佛氏云性覺真空。性空真覺。言道不言性可也。而道則一歸諸虛。言性不言道亦可也。而性則一歸諸空。諸儒每兼言之。未免認氣質爲性。指方法作用爲道。此所以性道愈晦。無怪學術多岐。人人得逞一見。橫一說。標立宗旨。俾志士莫知適從。負質焉各任意識。馳騫而失彌遠也。孰知信而好古。聖謨自有不容紊者。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得非
先言道乎然此自天道言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惟
其各正故論語謂之性相近也豈專指生之謂性混人
與犬牛而一之耶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得
非先言性乎然此自人道言又曰性之德也合外內之
道也惟其道合內外故易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惡可
一歸諸虛無空寂且執一廢百莫可勝說也卽此觀其
會通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性
也卽天道之陰陽也原無天人之殊無先後之別性
道道卽性也昭昭矣惟知一陰一陽之道繼善成性後
謂無善無不善可乎惟知率性卽道而五倫乃天下之
達道也彼謂道可道非常道可乎惟知性善本相近成
性存存道義之門則道必根諸天性斯道不可離性必
顯諸道義斯爲達道凡岐而二之者皆非真知性道者
矣雖然堯舜性之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故曰人皆
可以爲堯舜

